

书市扫描



野性之美：
野生动物摄影手记

作者：杰 夫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作者对野生动物和自然风光摄影的热爱促使他在世界各地旅行，曾多次深入非洲，对东非大草原的动物资源和民俗文化有着极具深度的认知和理解。阅读本书可以分享野生动物拍摄经验、技巧，有助于喜欢野生动物摄影的摄影爱好者提高摄影水平。



自然界的艺术形态

作者：[德]恩斯特·海克尔 著/绘
张则定 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
本书是德国近代生物学家、艺术家恩斯特·海克尔在19世纪末所出版的插画图鉴，其中包含了100幅各式生物的手绘图片。本书最大的特色是体现了作者的世界观，即自然界中无与伦比的秩序与对称之美，作者精确地展现了自然界中各种形态的对称，再现了那些构造精美绝伦的生物。



动物生活史

作者：[美] 约翰·亚瑟·汤姆森
新星出版社2016年5月第一版
作者通过观察动物的日常生活，并研究它们各自是怎样解决食、色、地盘、种族四大永久性问题，以揭示生物界生生不息的生命演化进程。书中偏重动物在野外生活时所过的生活，并在脊椎动物里重点表述哺乳动物和鸟类，在无脊椎动物里特别表述了昆虫和蜘蛛。本书在表达中集文学性、趣味性、知识性集于一身。

书讯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励开刚 执笔
《悦读周刊》投稿E-mail: ljz@cnnb.com.cn
《悦读周刊》QQ群：107496617



构思或者故事
是怎样慢慢形成的

开卷

雷默，浙江诸暨人，现居宁波，作家。在《收获》、《十月》、《花城》等大型杂志发表小说五十万字，主要作品有《黑暗来临》、《气味》、《光芒》、《我们的叛徒》、《告密》等。

小说集《黑暗来临》入选“浙东作家文丛”，于2011年1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气味》于2013年11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本月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小说集《追火车的人》将于今年10月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雷 默

——
前年？还是大前年？具体时间我忘了，跟宁波的几位老师一起喝茶，谈到了一个人，是位离休的老干部，腿部得了病，好像是静脉曲张，去医院诊治的时候已经很严重，小腿最后截肢了。这事情放在日常生活里很平常，有意思的是这位老干部手术做完，醒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嘱咐家里人，把他截肢的小腿要回来，他说要把这截先离开他身体的小腿火化了。具体有没有火化，我不清楚，很显然，这个老人在年事渐高、离死亡越来越远的时候考虑到了他百年之后的事。我想，他会把截肢下来的小腿火化了，一直安放在身边，等他百年之后，合葬在一起。

因为从事小说写作，我不得不面对死亡的话题，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其实在我故乡诸暨，这是一个并不避讳的话题，很多壮年早早地给自己物色理想的坟墓。我有个邻居，因为懂点风水，给自己选了十多处安葬地，每个地方都修一座空的墓穴，有几处装饰还很考究，打碎了很多啤酒瓶，用碎玻璃做墙面，阳光底下，远远望去，坟墓熠熠生辉。我从小没见过别墅，对别墅的第一印象就是从这些装饰考究的小屋子开始的。当然，他做得过分了点，连他儿子也嫌弃，我们后来都把他当作笑话看。

除了邻居，我奶奶对百年之后的事情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她身体很健朗的时候就上街给自己做寿衣，买寿鞋。我那时候还很小，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她身后，那时候街上没有超市，只有零星的几家百货小摊，她在那里兴高采烈地给自己挑衣服的颜色，不厌其烦地试穿各种各样的寿鞋，那仿佛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后来，随着

日积月累，我奶奶给她自己置办下很多百年后的“家产”——不下十串佛珠，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铜铃。她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把它们都摆放出来，叮嘱我，等她百年之后，衣服要怎么穿，佛珠要怎么佩戴。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朴素的信仰，至少他们认定人死了之后是有灵魂的，身体是在这个世界让灵魂寄宿的地方，因为这层关系，他们也爱惜自己的身体。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他们还认为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又必然以现在的生活秩序和家庭伦理为基础，所以他们想到了死后的亲人相见，家庭团圆。我在写《追火车的人》的时候，把他们的这些心理剥了出来，当然其中还写到了父与子，孝维系着农村一代一代人的血缘关系，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显然儿子是不会千里迢迢去找父亲失去的手臂的。

现在的年代，受过教育、有点思想的人反而不及我奶奶那一辈人坚定，灵魂关注得少了，往往活在当下；有时又对现实世界充满失望，提早过起了一种虚无的生活。我也是这样的人，之前一直在电视台做导演，很多人都觉得做电视是个很有趣的工作，但我很负责任地说写小说比做电视有趣得多，不然我不会改行。电视是一条流水线，生产的时候是这样，播出的时候也是这样，打个比方，就像陶瓷工人烧瓷碗，烧完了，来不及欣赏，然后就迫不及待接着烧下一只，周而复始，没有尽头。

我只想有机会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的灵魂去哪里了？是否考虑过它的安顿？我始终相信文学是让人向

善的，宽厚而锐气不足同样是可以做到独特的，那就是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小说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不等同于抽象的美学理论，它必须是作家的成长经历、看待世界的方法，借由小说的叙事组建起一个自由的可以让人想象的空间，这其中灵魂的去向应该包括在内。

（《追火车的人》发表于《十月》2015年3期“新干线”栏目，入选2015年度小说选本，某影视公司已获取电影改编权。）

二

十多年前，电脑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那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新事物，跟自行车、汽车出现是一样的。当有人开始呼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信息互联时代，那时候我还是没能体会到它功能究竟有多巨大。直到互联网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才反应过来，新的时代终于来了，电脑的出现很有可能比当初瓦特发明蒸汽机车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还要厉害。

随着邮政、胶片、书店等一大批行业的没落，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变得面目全非，互联网带来信息高度膨胀发达、生活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传统文学意义上主题的消解，寻找没了，乡愁没了，思念也没了。身处一个急流的中心，被裹挟着往前走的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想想，这种改变了的生活真的完美无缺吗？

其实，我在几年前就一直想写这样一个小说，但小说光有骨骼是不行的，它还需要有血肉，直到某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多年未联系的一个老画家，这个小说才开始生长，我觉得那跟爬山虎爬满一面巨大的墙壁差不多。爬山虎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

植物，生机勃勃，却喜欢水泥和石头，把一个毫无生气的建筑物缠绕得满目苍绿。我喜欢人工建筑被自然吞没，那显示了生命蓬勃的力量。

《信》这篇小说写得出奇地顺利。我那两天一直沉浸在小说的氛围中，连走路、吃饭、睡觉都想着它，写完之后，我感到浑身通畅，从来没有过的舒适感包裹着我。之后，就跟造完房子装修一样，我开始反复地修饰。在给《收获》投稿的过程中，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大多数编辑的认可。我知道《收获》有非常好的文学编辑传统，在永新老师通知我留用小说后，我主动地进行了修改，还多次跟永新老师探讨这个小说。在你来我往的修改过程中，我觉得小说的完成度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觉得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基本上在这篇小说中呈现了出来。

这一两年来，我在写小说的同时，主要工作是看小说、编小说。我的体会是接触到的小说越写越精致，但少了一种开阔的气度，就跟江南的民居一样，玩着玩着，最后退缩成了一个园林的造型。我觉得这是应该引起写小说的人警惕的。小说确实需要在细部上做文章，在对人性的转换、挖掘上突围出带有鲜明个性又符合小说逻辑的细节，这是我们大力倡导的；但如果每个写作的人都这么写，就是一种集体失语。我觉得，中短篇小说虽然篇幅有限，在做好细部的同时，也应该有相对开阔的视野。这跟在米粒上微雕一样，应该在米粒那么大的地方闪转腾挪，刻出一座宫殿来。细部与格局，这两者其实是不矛盾的，如果都可以做到，那就是一篇优秀的小说。

（《信》发表于《收获》2015年第5期，被《中华文学选刊》2015年第11期、《小说月报》2015年地12期转载。）